

新世紀叢書

當代重要思潮・人文心靈・宗教
社會文化關懷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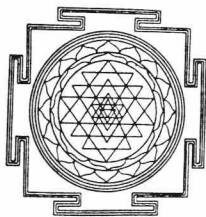
MAN AND HIS SYMBOLS

及其象徵

榮格思想精華的總結

卡爾・榮格◎主編
Carl G. Jung

譯文校訂者◎余德慧
譯者◎龔卓軍



人及其象徵：榮格思想精華的總結／

榮格 (Carl G. Jung) 主編；龔卓軍譯。

初版。—臺北縣新店市：立緒文化，民 88

面： 公分

譯自：Man and His Symbols

ISBN 957-8453-66-3 (平裝)

1.榮格 (Jung C. G. (Carl Gustav), 1875-1961) —
學術思想—心理學 2.精神分析論

170.189

88007093

人及其象徵 Man and His Symbols

出版——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主編——Carl G. Jung

譯文校訂——余德慧

譯者——龔卓軍

發行人——郝碧蓮

總經理兼總編輯——鍾惠民

主編——許純青

行政專員——林秀玲

行銷專員——劉健偉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中央六街 62 號 1 樓

電話——(02)22192173

傳真——(02)22194998

E-Mail Address: service@ncp.com.tw

劃撥帳號——1839142-0 號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帳戶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6426 號

行銷代理——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 121 巷 28-32 號 4 樓

排版——文盛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刷——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敦旭法律事務所吳展旭律師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黃台芬律師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分類號碼——170.00.001

ISBN 957-8453-66-3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88 年 5 月至 90 年 10 日初版 ——三刷(1~4,700)

中華民國 91 年 12 月初版 四刷(4,701~5,700)

MAN AND HIS SYMBOLS by Carl G. Jung

© 1964 by Ferguson Publishing Company except chapter 2 entitled "Ancient myths and modern man by Dr. Joseph L. Henderson, where copyright in this chapter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expressly disclaimed. Complex Chinese Copyright © 1999 by New Century Publishing Company,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Ferguson Publishing Company
through Bardonia 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定價◎360 元



〈導讀〉

夢從象徵擷取心靈的奧秘

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余德發

夢已經被肯定為人類心靈的一部份，無論從腦生理的研究，或者精神心理的研究，都逐漸將夢的重要性放到前面。在眾多分歧的研究裡，有一個支派特別注意到，人類個體的發展，與整個文化的演進同步進行，人的夢想就像人類文明一般，由原始逐漸蛻化，彷彿是文明的縮影。這一支派就是榮格所領導的夢象徵研究。

個體的夢所賦予人類的意義，往往遠較人類所能理解的。夢如何賦予心靈的意義，榮格首先擺明一個心理的基本命題：任何心靈的事物不在於因果的關聯，而是意義的關聯，因此即使兩個偶發的事情，彼此沒有因果的關係，卻因為同步發生而使人理解到其中的意義，對心靈是常有的現象。

雖然，科學對缺乏因果關係卻具有意義的心靈事物斥之為迷信，但並不意味著這樣的心理的作用會少一些。例如一九九八年在南投的小鎮發生一件離奇的事，一位玄天上帝的乩童打死了兩條蛇，結果他在一年之內被蛇咬了十一次，最後因為心臟麻痺去世。

醫生說，不可能是血清中毒，所以他的死亡應該與蛇咬沒有直接的關係，這是因果的解釋；一般民眾相信，這樣的巧合應該是玄天上帝的座下蛇神報復，並將該乩童的魂魄攝回座下充役。民眾相信的是心靈事物的奧秘意義，而不是理性的思辨。整個問題的看法，榮格自有其獨到之處：我們並不是從這些現象獲得智識，而是加強的靈知，而靈知恰好是精神的氛圍所發散出來的一些遐想，這些遐想並沒有正確的客觀知識，而是在潛意識發酵的成果。

潛意識過去被視為無明，缺乏理性思辨。一般認為，缺乏理性的思辨應屬愚昧心識。這樣的看法恰好取消了人類心理最基本的精神作用。生活理性只能說是心理的一個層面，而由主觀意義所產生的作用則屬心理的另一層面，兩者並不互相衝突，只是狹義的科學心理學觀點取消了這心理最基本的作用。

奧秘心理絕對是心理經驗，但可以不是感官經驗，而是意義經驗。但是，它又不是語意的經驗（例如，你聽到什麼話，心裡很難過或高興），而是類似前述故事的經驗，透過文化想像、潛在意識所發出的戰慄之聲。

榮格最大的貢獻就在於開啟西方文化這方面的經驗領域。這個領域關乎神話、夢與妄覺的心理現實，其根本的特性是彼此之間相互轉換，有時候神話變成物質世界的真實，有時候變成妄覺假象，有時候是夢，有時候是巫，有時候是天良，有時候是神。在這些變換之間，有個心靈的說話者，他隱身在奧秘世界的暗處，從未現身，當他說一個幻象

的故事，各種變形就會發生，可能在某處出現相應合的象徵，可能出現在夢境裡，可能變成神話。

如果要達到這一點，我們必須非常專注在心靈的朦朧意識底下。首先我們必須先驅逐自我（Ego），根據心理學的學理，自我是從社會生活的經驗產生的一種自我觀照，具有明晰的有意識思維，例如「我是誰」，「我做什麼」，「人們如何看我」等等，這種自我意識往往用語意刻畫出來，是可以用語言操縱的。相反的，在人類經驗裡有一種經驗，並不能言說，卻可以隱約感覺到的，心理學稱之為「本我」（Self）。本我的經驗是不能用一般的智識瞭解的，而是以象徵、神話或幽暗意識來體會。換言之，本我所認識的世界是那種「聽見樓梯響，未見人下樓」的迴響，就像在自我的世界，人們相談甚歡，而在本我的世界，人們則互相入夢。也許在自我的世界，人們反目如仇，但若是在夢中兩人相談甚歡，則可能在本我的潛意識裡，兩人其實心心相繫，彼此牽掛著對方，亦即在自我的層面結仇，並不意味著在本我層面反目。歡喜冤家是粗淺的例子，而整個本我所意味的聲響，卻是人類心理的大問題。

夢與本我有直接的關聯，但卻與自我無涉。一般解夢的錯誤在於把「夢與本我的關係」移置於「夢與自我的關係」，例如夢見棺材就可以升官發財，這種完全把夢的意義關聯到俗世的作為，榮格譴責為大謬，認為萬萬不可如此解夢。何以為故？首先，夢見棺材絕對與個人的生活裡相關的隱密意義有關，與棺材的諧音無關。其次，某甲夢見棺材

與某乙夢見棺材，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因為我們生活經驗的潛意識裡，對棺材的攝受完全不同，某甲可能在潛意識思念父親，而他對父親最大的印象是匆忙之間看著父親移靈下葬，將父親下葬的影像攝受到心底。當他陷入一些難題、內心徬徨之際，夢見棺材，其意義可能是「對父親的依戀」，想要父親告訴他什麼。如果他的母親恰好提到，如果在這種情況，他父親生前會怎麼做，這些話對某甲在事情的決定上可能會起關鍵性的作用。但對某乙來說，他完全沒有某甲的經驗，某甲夢見棺材的意義就完全不適用。

所以，夢的作用場在本我，雖然對事情的決定涉及自我，但那是後來的事。許多人可能已經從夢裡獲得本我的呼聲，卻不加以理會，而導致悲劇。例如，榮格在本書的第一章說一個故事：

我記得有個男人，跟一大堆狗屁倒灶的事情一直糾纏不清，他發展出一種近乎病態的激情，以征服危險的高山做為補償，以尋求「攀越自身」。有一天晚上，他在夢中看到自己從山巔跨了出去，踩進了空蕩蕩的空中。他一告訴我這個夢，我立刻看出他的危機，強調那是一個警告，並勸他約束一下自己。我甚至告訴他，這個夢預示他會死於山難。所有警告皆屬惘然，半年之後，他真的「踩了空」。一位山地嚮導看著他和一位朋友沿著引導繩，從一陡峭之處下降，那位朋友在一處岩突找到暫時的立腳點，做夢者隨之而下。這時，這個男人手中的引

導繩突然滑掉了，依據嚮導，「就好像他踏進了空氣中」他摔在他朋友身上，兩人一起跌落山谷而殞命。

然而，多數的夢並沒有這麼直接了當，而是透過象徵，而象徵的意義又在於「另有別指」，我們面對夢時如果過於天真，恐怕會難誤解夢的象徵。榮格提到：「夢有時候其實是陷阱，或看起來像是陷阱，看時它們行事就像德爾菲神殿的神諭，它告訴克魯梭王（King Croesus），如果他跨越了哈利斯河（Halys River）就會摧毀一個強大的王國。於是他渡河一戰，結果全軍覆沒，他才發現，神諭所說的王國其實是他自己的王國。」

榮格在與弗洛伊德決裂之前做的夢，使他領悟到：「我的直覺極其突然而意外的看出一個事實：我的夢意味著我自己、我的生活與我的世界，我的整個存在都抗拒著由另一個陌生心靈為他自己的目的而樹立的理論架構。這個夢是我的，而不是弗洛伊德的，一剎那間，我恍然大悟我的夢的意味。」

榮格所說的「陌生心靈」指的就是他的本我。本我的滋生，往往與自我的瞭解是以兩條平行線進行：在自我的世界，弗洛伊德是榮格的師友，榮格的精神分析事業是在弗洛伊德的引導之下進行，但是他的本我却依照自性發展，預示他與弗洛伊德將會分道揚鑣。可是在現實裡，無人可以看出這點，他的夢徵卻預示了這個未來。

依照榮格的理論，夢是以象徵在本我層面上顯現，這對中國人相當陌生，也不容易

接受。我們懂得本我的良心，卻很少想到本我也可能有其潛抑的「陰暗面」，例如，榮格舉一個溫文儒雅的男士為例：

一位表面溫和謙讓的男人，做起事來謙恭有禮，八面玲瓏，他總是滿足於退居一角，卻小心地堅持自己也要在場。一旦被要求講講話，他會提出見聞廣博的看法，但從不會要求別人附和他。有時候，他會暗示一件事情如果換到某個更高的層面來處理，就會找到更適切的解決良方（但他從不解釋怎麼做）。然而，他在夢裡經常遇見偉大的歷史的人物，如拿破崙、亞歷山大大帝。這些夢顯然在補償其自卑情結。不過，它們還有另一層含意，這個夢在問：面對這些事功彪炳的夢中來訪人物，我究竟該做個什麼樣的人？在這方面，夢指出了隱密的自大誇，以彌補做夢者的自卑感。潛意識上的孤高，使他與其環境現實產生隔閡，也使他遠離對別人而言理所當然的義務。他覺得自己不需要向人證明，他的高明見解其實是基於較高明的資質。

本我的陰暗面可能是屬於一種內心糾纏的情結，像個表面好好的（自我層面），裡面卻長膿（本我的層面）。但並不是所有的陰暗面都會有可怕的情結，然而在任何自我的正面，都可能有其本我的陰暗面。例如，男人有其女性化的陰暗面（或叫陰影），榮格稱之

為「安尼瑪」；女人也有著男性化的陰影，榮格稱之為「安尼姆斯」（詳見本書第三章）。這種本我的陰影根植在人類的心靈，構成人類長久以來的文化母題，而有所謂「原型」之說。心理原型指的是人類本我的普遍性質，一直以象徵的表現向人類自己顯現，包括宗教儀式、神話與巫現象。榮格認為，人類用自我創建文明，而文明不斷遮掩本我的心理原型，使我們只看到文明，而看不到自性。榮格企圖從這個角度發展文化深層的心理學，針對宗教、藝術與神話進行全新的論述，而他的弟子也不斷致力於這個領域的開拓。（見本書第二、三、五章）

回頭來看我們中國人對榮格的夢與象徵的分析有何關聯。我相信是西方文化奧秘心理學的啟蒙之一，雖然他引用許多東方奧秘思想，但絕非是東方人可以輕易瞭解的。雖然榮格引用許多東方文化，東方文化的奧秘也不會因為榮格而獲得開啟，相反的，榮格的奧秘心理學依舊留在西方，東方文化仍須自己來解開。但是，如果也運用榮格的作法，將榮格對夢與其象徵的分析做引子，重新詮解我們自身的奧秘文化，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因此，這本書的譯者龔卓軍已經很努力地將西方奧秘文化弄得服服貼貼，但是顯然還是有讀者不適應榮格及其弟子的長篇大論，但是這是榮格生前最後一篇文章，也是他與弟子為了一般讀者所做的入門總結，如果讀者還有困難，可以先讀立緒文化出版的《導讀榮格》，以及張老師文化出版的《榮格自傳》，再讀本書的第一、二、三章，第四章的藝術心理原型可以單獨看，至於最後一章的個案分析，讀者會感到吃力，可以省略。一

般來說，榮格的理論不要期待清晰，而是體悟，因為任何夢的象徵，都依照個體的本我與自我兩條線獨立發展，很少有與他人共通之處。榮格勸讀者要細心體察自己的夢，不要遽下判斷，自己細心涵養細嚼，潛觀本心，傾聽本我細微的暗示，將會有一番心領神會。

〈譯序〉

潛意識現象學：鵝味、乳房潰爛與煉金術士

龍卓軍

心理學史上的榮格

如果你對西方心理學史頗感興趣，你會發現，榮格的名字總是如影隨形地跟著弗洛伊德的名字，若即若離。的確，榮格在十九世紀末受到弗洛伊德的重大啟發，即使在一九一一年兩人關係破裂之後，榮格仍繼續沿用許多弗洛伊德的學說，特別是潛意識的衝突與防衛機制、道德意識與自我理想的重要性等概念。

但兩人之間一直存在的根本分歧，就是對個體差異的研究。打從一開始，弗洛伊德似乎就醉心於普遍適用於每一個案的心理動力學(dynamics)，換句話說，弗洛伊德特別注意本能與性能量如何滲透在一切人類經驗當中；而榮格卻比較在意心理類型學(typology)，強調個體心靈不同發展階段中的差異區分，因而致力於探討人格、心理傾向、發展轉型中的幾種基本類型。

這是閱讀《人及其象徵》時，我們能夠掌握到的第一條線索。這也正是為什麼榮格在本書第一章前三節不斷讚揚弗洛伊德所強調的潛意識研究，卻又認為弗洛伊德忽視夢境的個體脈絡，而批評其「自由聯想」療法不斷導回心理動力的衝突情結上，無法導引出讓個體有創意思像的生活形象。榮格認為，潛意識的衝突情結與可能出路，主要都顯現在夢的脈絡當中，個體如果透過適當的「積極想像」療法，對於自己的夢、性格類型、潛意識中的象徵原型有了清楚的理解和擴充，就可以治癒意識的分裂。

然而，僅僅根據跟弗洛伊德的關係來說明榮格學說，似乎又有所不足。誠如蔡榮裕醫師在《導讀榮格》（立緒文化出版）一書的導讀中所說的，「因為搞不清上一代的父母之間所累積的潛在恩怨即前仆後繼地跳入恩怨大海裡，那是很可惜的事。」的確，弗洛伊德與榮格的恩恩怨怨，雖然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榮格學說的知識特性，卻也可能掩蓋了它想向讀者心靈訴說的話語。

榮格想要告訴我們，心理學這門學問的基礎乃是真實發生的心理體驗，這類心理體驗的基本存在模式不是言語，而是「形象」(image)——「心靈即形象」(psyche is image)。心靈不僅只是被表現在諸種形象中，心靈其實就是活在形象或心理經驗模式當中，而現代心理學最重要的成就，就是發掘出這些自我形象、他者(陰影)形象和心理經驗模式，並藉由更豐富的形象來提昇心靈。

掌握了這一條更根本的線索，明白了人類的心靈都活在形象的投射與抗拒當中，讀

者便不難理解，為什麼韓得生要在第二章討論「英雄」神話、啟蒙成年禮的神話原型、美女與野獸童話和超越象徵；弗蘭茲要在第三章描述心靈成長的模式、人格陰影、安尼瑪、安尼姆斯和本我的象徵；而賈菲在第四章要討論石頭、方形圓形、煉金術士和現代藝術對物質中隱秘靈魂的追尋。做為榮格生前的最後一部著作，《人及其象徵》的總結意味不言而喻，弗利曼在英文版序言中也對此交代得非常清楚，總而言之，這本書的焦點就是榮格畢生「行醫著述的精華——心靈的外顯形象：夢、原型、神話、藝術，它們不僅是潛意識心靈流露的象徵，也是可以反過來影響潛意識發展的象徵」。

潛意識現象學的榮格

不過，如果你不是一位嚴峻的心理學者，其實，閱讀榮格也可以像耽讀小說一樣充滿意外的愉悅。我記得榮格在《榮格自傳——回憶·夢·省思》裡，描述他跟弗洛伊德討論未卜先知和靈學問題時，弗洛伊德對這類問題的反應是嗤之以鼻，教榮格頗為不滿。未幾，他們身邊的書櫃居然「砰」、「砰」兩次發出巨響，把弗洛伊德震得目瞪口呆。妙的是，第二次響聲還是在榮格預言後，立即應驗的現象。

讀到這種段落，最令讀者拍案叫絕的是，榮格那股認真之情，洋溢於栩栩如生卻嚴肅執著的描述筆調中，深深撼動著你的日常理性，使人陷入迷亂，不知該信還是不信。

榮格其實在說，你看，連書櫃都贊成我的話，對弗洛伊德的態度發出「砰」擊。這使我想起卡斯塔尼達(Carlos Castaneda)《巫士唐望的世界》裡的著名段落：印第安老巫士唐望在「震撼」他的徒兒時，一下子指出呼呼作響的葉子和風表示「同意」他的說法，過了一會兒，又宣稱呼嚕呼嚕叫的咖啡壺正在「同意」他的另一個看法，他說：「人都可以從周圍的事物得到同意。」此時，咖啡壺突然發出放肆的尖叫，唐望看看咖啡壺，輕聲跟它說：「謝謝！」然後哈哈大笑。

是的，「人都可以從周圍的事物得到同意。」秘魯的戰士在夢中尋求古代戰士的啟示，台灣的善男信女擲茭詢問神意，古代漢人燒烤龜甲，依裂痕預卜未來，顯然，在這些古樸心智的眼中，「夢境」、「茭象」和「龜紋」都成為周圍事物同意與否的象徵。甚至不只是同意而已，這些平常潛伏於意識範圍之外、意識水平之下的現象，經常還有提醒、預警、療癒與提昇我們意識生活的能量，這種能量是否發生作用，端看我們如何「積極想像」或解讀其象徵意義而定，而《人及其象徵》就是要為潛意識的界域建立一門以「積極想像」為導向的現象學，打開人類象徵生活的視野。

既然自稱為現象學，就不能不交代揭開潛意識面紗的方法；既然自許為科學，也就不能昧於心理事實、經驗和從個體到社會歷史的豐富象徵材料。然而，即便有如此嚴格的自我要求，榮格的潛意識現象學依舊保有說故事的魅力。一般人對潛意識最疑惑之處，莫過於這類的疑問：「既然說是潛意識，意識又憑什麼能耐抓住它，而免於穿鑿附

會呢？」榮格從最素樸的身體記憶開始，為我們描述潛意識的「積極想像」現象：

有一次，一位教授跟他的一個學生在鄉間漫步，沉浸在嚴肅的對話中，突然，他發現他的思考被一段意外浮現的童年回憶之流打斷，但他無法解釋為何分心了，剛才說的話明明跟這些回憶沒什麼牽連。他回頭察看，看見剛剛經過的一座農場，他的童年回憶就是在走過這座農場時在他心中湧湧起來的。他向他的學生提議往回走，回到這些狂想出現的地點去。一走到那兒，他注意到鵝的味道，於是他立刻明白，是這股味道觸發了他的回憶。

原來，他小時候曾經住過一個養了鵝的農場，因此，特屬於鵝的味道留下了很深很深、卻被遺忘的印象。當他散步經過農場時，身體記憶下意識地注意到了那股味道，於是，這種潛意識知覺喚回了他遺忘經年的童年回憶。「這種知覺是下意識的，因為注意力集中在別的地方，而刺激也沒有強烈到足以移轉注意力，直接通向意識，然而，它卻勾引出『已忘掉的』記憶。」

在這個CD唱盤很容易按下「Repeat」的時代，每個人大概都有幾首不斷反覆吟唱，深深烙印在心裡的曲子，即使在從前，有人的軍旅生涯中，每晚就寢前也一定有必須收聽「今宵多珍重」的經驗。然而，大家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震撼，有一天，當這支曲子

不經意地由收音機、電視或別人家的音響播放出來時，不論距離當初反覆聽這首曲子的時地有多遙遠，突然間，一股情蘊、情緒、情感，會在間斷那麼久、間隔那麼遠之後翻湧而上，在音符的流動中，使你整個個人回到當初的情境裡。這就是潛意識的「積極想像」。

當然，不只是鵝的氣味、心中的老歌，有時候，甚至某個法國佬咬了一口瑪德萊娜糕餅，也能不期然地讓大量的陳年往事突然翻湧出來，你看，就連普魯斯特(Proust)的小說《追憶逝水年華》最著名的段落也同意榮格的說法！

有人會問：沒事觸發那麼多回憶、想那麼多幹嘛？難道我們意識上的負擔還不夠沈重嗎？其實，問題就在於這些回憶是潛意識的，不期然而然，不擇地而出的，不是我們用意識自己討來的負擔。如果我們不掉以輕心，而是在它們出現以後，用心追索這些記憶景象的來龍去脈，反而可能有助於擴大我們目前意識的視野，讓我們能夠用一種更寬廣的態度去面對生活。

小說與煉金術的榮格

小說家普魯斯特筆下的主角馬塞爾，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之中，已經對生活失去了信心，覺得自己的生活了無新意，不會再有什麼改變。

就在這種情況下，有一天，他去蓋爾芒特親王夫人家裡參加午後音樂會，走進院子

和在書房裡等待的時候，他先是不小心踩到兩塊高低不平的石板，後來聽到了湯匙碰擊盤子的響聲，繼而又用了一條上了漿的餐巾，這三件別人根本不會注意到的經驗，卻給了他三種不同的感受，一時觸發了他對過去三次經歷的回憶：凹凸不平的石塊，使他回想起他過去遊歷威尼斯時看到的聖馬可教堂的石板；湯匙清脆的聲音，使他彷彿又聽見了鐵路工人修換火車輪子的鐵錘聲；而上了漿的餐巾使他重新置身於巴爾貝克海濱大飯店的生活。於是，當下浮現的昔日種種印象和感受，引發了五味雜陳的情緒和領悟，此時，主角馬塞爾心裡充滿了喜悅，因為過去和現在已交融在一起，流逝的時間又重新出現，他對生命的衰老已毫無畏懼，他覺得自己已超脫於時間之上，獲得了永恆的了悟。

在小說中，石板、湯盤響聲、一條餐巾可以發揮如此巨大的象徵作用，引導個體重新統整自己的生活歷練，挖掘命運中秘藏的意義，使當下的生命獲得提昇，何況是現實生活中，每夜都來向我們傳遞秘密訊息的夢呢！

榮格認為，現代心理學最重要的成就，便是發現心靈與具體意象、形象、景象的關係。踩到石板引發的身體重心震盪、湯盤碰撞的響聲、手部觸摸餐巾的質感，老歌、鵝的味道，以及夢中帶有強烈情緒的視覺景象，都可能引發種種心理感應動力，帶領我們深入探視、並超脫自我的情意結。

榮格曾經在本書提到一個頗具幻惑效果的故事，與上面這位小說主角的遭遇可以說虛實之間，相互輝映。「十三世紀西班牙紳士雷蒙·盧爾(Raimon Lull)經過長久的追求，終